

第十七册

黄帝内经太素

黃帝內經太素卷第十四

補

四

通直郎守太子文學臣揚上善奉

天忌

本神論

真耶補寫

虛實補寫

虛實所生



天忌

黃帝問於岐伯曰用鍼之服必有法則焉今何

法何則岐伯曰法天



地合以天



服六也光謂三光

黃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

辰四時八正之氣定乃刺之

定者候得天地正氣日定乃刺之

是故

天溫日明則人血淖液而衛氣浮故五易寫

氣易行天寒日陰則人血澀泣而衛氣沉也

淖文卓友

濡甚也謂血濡甚通液也衛氣行於脈外故隨寒溫而邪浮沉滑澁泣音溜之

月始生則血氣始

精衛氣始行

血氣者經脈及絡中血氣者也衛氣者謂是脈外循經行氣也精者謂月初血氣隨月新

生故曰精也但衛氣常行而言

月郭滿則血氣盛肌肉堅

始行者亦隨月生稱曰始行也

脈中血氣及肉皆隨月堅盛也

月郭空則肌肉減經絡虛衛氣去故獨

居是故所以因天時而調血氣者也

經脈之內陰氣隨月皆虛經絡

之外衛之陽氣亦隨月虛故稱為去非無衛氣也故獨居者血氣與衛氣去故骸垣在故曰獨居故謂血氣在於時也

是

故天寒無刺天溫無疑

天溫血氣得澤故可刺之不須疑也

月生無寫月

滿無補

月生血氣始精微弱刺之虛、故不可寫
月滿人氣皆盛刺之實、故不可補也

月郭空無

是謂得時而調之

無療者療之亂經故無
療也是謂得時法也

因天之序

盛虛之時移光定位正立而待之

正立待之
伺其氣也

故曰

月生而寫是謂藏虛

月生藏之血氣精微
故刺之重虛也

月滿而

補血氣楊溢經有留止命曰重實

楊溢盛也月滿
刺之經溢流血

故曰重
實也

月郭空而治是謂亂經陰陽相錯真耶不

別沉以留止外虛內亂淫耶乃起

月郭空者天先盡也
肌肉并經絡及衛

氣陰陽皆虛真耶氣交錯相似不能別無刺之則
耶氣沉留絡脈外虛經脈內亂於是淫耶得起也

黃帝曰

星辰八正何候岐伯曰星辰者所以制日月之行

日月星辰

也日月星辰八正者所以候八風之虛耶以時

至者四時者所以令春秋冬夏之氣所在以時調之

也以八方正位候八種虛耶之風也四時者分陰陽之氣為四時以調血氣之也

八正之虛耶而

避之勿犯也以身之虛而逢天之虛兩虛相感

其氣至骨入則傷五藏工候救之弗能傷也故

曰天忌不可不知也

形及血氣年加皆虛故曰身之虛與虛耶相感為病入深故至於骨傷五

歲也法天候之以禁故曰天忌也

黃帝曰善

李神論

黃帝曰其法星辰者余以聞之願聞法往古者

也帝問師古攝生之道

岐伯曰法往古者先知鍼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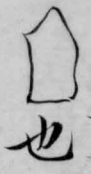
往古伏羲氏始畫八卦造書契即可

制針經攝生救病之道

驗於來今者先知曰之寒溫月之盛虛也以候

氣之浮沉而調之於身觀其立有驗也制鍼經之旨獲驗於來今者

凡知寒温盛虚以候脉氣浮沉
次用針調之以取其驗



觀於真者言形氣營

衛之不形於外

形之肥瘦血氣盛衰營衛之行不見於外故曰真之也

而工獨知之

以与日之寒温月之盛虚四時之氣之浮沉參伍相合

而調之工常先見之然而不形外故曰觀於

真、焉

以下解觀也工人以神得彼形氣營衛之妙不可知事參伍相合調之符合外不知故曰觀真之

通於無窮者可以傳於後世

無窮者謂氣血之妙也有通之者可傳之於万代不

是故工之所以異也然不形見於外故俱

不能見之

良工觀於冥、所知衆妙俱不可知之

視之無形嘗之無味故曰

冥、若神髣髴

冥、〇道非直目之不可得見、非各所得之味若能以神髣髴是可得也此道猶是

黃帝之玄珠內象通之於髣髴之

虛耶者八正之虛耶氣也正耶者身

形飢若用力汗出肌理開逢虛風其中入微故莫

知其情莫見其形之

胃中無穀曰飢、及汗出虛曰肌理開虛風得入虛風入時難知〇曰冥、也

上工救其崩可必先知三部九候之氣盡調不敗

救之

崩、死未病之病、之微也先知三部九候調之即療其微故不敗也

故曰下工救其已成者

言不知三部九候之氣以相○矣有因而疾敗之疾者言其速也

知其所在者知詎三部九候之病脉處而治之故曰

守其門戶焉莫知其情而見其耶形也

但察三部九候得其病脉

見其耶形即便療之以守其門更不須問其情者也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聞補寫

未得其意岐伯曰寫必用方者以氣方盛也以月

方滿也以日方溫也以身方定也以息方吸也而內鍼

方正也氣正盛時月正滿日時正溫時身

正乃安時息正吸時此之五正是內針時也

乃復候其方吸而轉

鍼之此之一正是乃轉針時也乃復候其方呼也而徐引鍼故曰寫

必用方其氣乃行焉此之一正是出針時也寫用七法即耶氣行出也補者必用

其負者行也行者移也刺必中其營復以吸也負之与方行針

齊實也行補之法刺中營氣出鍼故負与方也排鍼也負之与方行針

補也日吸出針移氣使氣實之也之法皆推排針為補寫之養神者必知形之肥瘦營衛血氣之盛衰

血氣者人之神不可不謹養也養神之道二者須知形之肥瘦二者須知營衛二

氣所行得失三者須知經絡血者盛衰知此三者調之神自養矣黃帝曰妙哉論也妙者言得其神

之精秘者之也 辭合人形於陰陽四時虛實之應實、期其非

夫子熟能通之

言微妙之辭以人形合於陰陽一也合於四時二也合於虛實三也合於實

之四也非夫子窮微極妙之通勢能為此論之也

然夫子數言形與神何謂形

何謂神願卒聞之

知形為庶知神為細庶細莫辯故須問之者

岐伯曰請言形

乎形目實、

形手形者言唯知病之形與形不見其妙故曰實、也

問其所痛索

之於經惡然在前

言粗無知問病所以詎索經脈何能知其病之在前

按之不得

復不知其情故曰形

按人迎寸口不知病情故但知形之

黃帝曰何謂

神岐伯曰請言神之乎神不耳聞目明心開為

志先

能知心神之妙故曰神於神也神知則既非耳目所得唯是心眼聞於志意之先耳

慧然

獨悟口弗能言

神得內明言名之所不能及也

俱見獨見

衆廣俱見而一獨見

適若昏昭然獨明若風吹雲故曰神

適將若在昏中昭然獨明又解

起惑除若風吹雲如斯得者因謂之神也

三部九候為之原九鍼之論不必

存之

三部九候為神得之原九鍼之論廣而易行故不必存之也

真耶補寫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聞九鍼九篇夫子乃因而九
之九、八十一篇余盡以通其意矣

八十一篇者以經之類
所知之書篇數也

經言氣之盛衰左右傾移以上調下以左調右

有餘不足補寫於榮輸余皆以知之矣

言前所知
書中義也

此皆營衛之氣傾移虛實之所生也非耶氣

之從外入於經也余願聞耶氣之在經也其

病人何如取之奈何

言前八十一篇所說之義與余請與異者
經所說唯道十二經脈營衛二

氣牙相傾移虛實所生不言
外耶入經為病故今請之

岐伯對曰夫聖人之起度数

也必應天地

起於人身法度以應天地之也

故天有宿度地有經水

人有經脈天地和溫則經水安靜大寒地凍則經

水涘泣天暑地熱則經水沸卒風暴起則經水

波涌而隴起

言天地陰陽氣之度数之也

夫耶之入於脈也寒則

五沫泣暑則氣血淖澤

言人之身應寒暑度数

虛耶因而

入客也亦如經水之得風也

因暑之時腠理開發耶得入也耶入脈變如

風動水者也
經之動脈其至也
息時隴起
十二經之動脈至於動處動也耶

氣至時息皆有彼隴
彼隴者耶風動正氣
其行於脈中脩然軛
牛急反軛車前

橫亦脩車行也耶脩脈行
日軛有本作軛非之也
其至寸口也時大時小大

則耶至小則平
耶氣脩營氣至於寸口故太陰脈大無耶則太陰脈平和故曰小也
其

行無常處在陰與陽不可為度
尺脈為陰寸口為陽今耶入變

亂而難知故循而察之
三部九候卒然逢之蚤過
不可為度也

其路吸則內鍼無令氣忤
審察脩三部九候於九候之中卒然逢之知病處

所即於可刺之穴以指按之今得過因
病人吸氣內針無人耶氣能逆忤之也
靜以久留無今耶

布吸則轉針以得氣為故候呼引針呼盡

乃去大氣皆出故命曰寫
靜留針於穴中持之勿令耶氣散布餘處

因病人吸氣轉針待耶氣至數皆盡已徐
引出針耶之大氣皆盡因名為寫之也
黃帝曰不足

者補之奈何岐伯曰必先捫而循之
先上下捫摸知病所在一切

而散之
以指揣切令耶不聚二
推而按之
推而冷動以手堅按三
彈而怒之
以指彈之

使其瞑搔而下之
以手搔摩令其瞑氣得下
起回也
一日拍彈已指令下之五也
通而取